

楔 子

公元前 1045 年春，甲子日。

西伯侯姬发在牧野战场上取胜后，不失时机地进攻朝歌城，纣王帝辛自知大势已去，自焚摘星楼以谢天下。

朝歌城内火光冲天。

一股大约三千之众的人马从南门冲出，守门将士急忙放下吊桥，紧随其后往城外逃去。人的脚力终究不如马匹，途中倒地者一个接着一个，日暮时分，只剩下两百余骑。那地方叫邓林，此时一片桃花正在盛开，这就是远古时候追日英雄夸父累死的地方。

四乘马车中最后一乘坐着的一位重要人物名叫符辛，六十余岁，当时算是高寿之人，心脏受不了马车的颠簸，额头冒出豆大汗珠，口中发出哼哼的叫声。车旁护卫他的是长子符丙，在马背上听到父亲的哼叫，回头看去，已经不见火光与烟尘了，也没有敌军追赶过来，急令人马停下，将老父扶下马车，坐在地上。符丙是员猛将，知道败军的流亡者是千万不能生火垒灶做饭的，那样会暴露目标，所以他们带足了干粮，只要有水喝便饿不死。幸好此地有一股泉水。

符辛的身份在殷商王朝最后一代帝王商纣王期间非同小可，身居大营造之职。大营造专管五行，即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，而金是第一位。他手中掌握着采铜、炼铜、铸铜三大技能，合称“殷王三宝”，是符氏祖宗历代传下来的，祖传父，父传子，子传孙。其中奥秘，只传男，不传女。女孩是要出嫁的，让她知道了，会传给外族。而金，就是后代人说的青铜，是当时唯一的金属物质，也是天下至宝。

符辛被扶下马车后，面色煞白，大汗淋漓。他的心脏像战鼓一样咚咚地震荡，四肢发抖，自知大限将至，便对儿子符丙说：“纣王自焚，亡国了。殷王三宝，掌握在我符氏家族手中。你们应当去大江以南，那里有座产铜的

宝山……”

符辛死了，他的儿子符丙带领家奴也失踪了。

铜，在商周两代是非常重要的战略物质，周武王灭商之后发现拥有殷王三宝的符氏家族在战乱中逃亡，不知去向，作为一件重大案件追查，查了一百多年，经历了几代帝王，直到公元前 800 多年才有了下落，也由此引出下面这一段有关楚人的惊心动魄的故事……

史载楚人是高阳氏后裔。高阳生称，称生卷章，卷章生重黎及吴回，吴回生陆终，陆终传六子，其一为季连，以半为姓，是楚人的祖先。季连的后裔传到鬻熊一代就依附于周。周人当时是殷商晚期生活在今陕西岐山的一个氏族，首领叫季历。季历的儿子姬昌年幼，鬻熊当过姬昌的老师。姬昌就是后来的周文王。楚人和周人一直交往甚好。周文王姬昌的儿子周武王姬发伐纣，楚人就参加了孟津大会的壮举。周人灭殷之后，楚人头领是熊绎，受封于荆山食邑。熊，在楚国不是姓，而是尊称，在名号以前冠以熊，如同王，如同帝一样，只有楚国最高贵族阶层才能享有。周武王死后，年幼的姬诵即位，是为周成王，由叔父周公旦辅佐。周公旦颇有政绩，但功高震主，有人谗言他欲篡王位。为了避祸，周公旦曾到楚国去居住了一段时间。上层人物的友好往来，给子孙们留下不少美好的回忆。只是由于时世的变迁，此后的情势渐渐发生了变化。

在楚国人看来，当年孟津大会，是周人独霸天下所采取的第一步，但其各诸侯未必听命。在周人看来，各诸侯国必须尊周人为天子，要服从天子的王命。只有天子才能称王。几百年后的孟轲还在说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”。其实，周王朝并非中央集权制的统一王朝，充其量仅是氏族结盟体。从历史角度审视，楚人的态度才具有自己的民族精神。

楚人历来有种独立自主的个性，坚忍不拔的特质，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。楚人和周人最大的一次摩擦是公元前 977 年，周昭王姬瑕兴兵伐楚，大败告终，本人掉进水中淹死了，连尸体也没有捞上来。将领们死后化为猿鹤，士兵们化为虫沙，“猿鹤虫沙”的成语典故来源于此。周人对此引为奇耻大辱，楚人则引为骄傲。

至周孝王晚期，楚国却发生了内乱。

楚自熊绎立国，二传至熊艾，三传至熊黠。熊黠有三个儿子，长子胜，次子扬，三子奔。熊黠死后，由长子胜继位，但不到一年就死了，随即熊扬继位，秉承兄业。扬死后，奔随之继位，然熊扬有二子，长子名渠，特别有勇有智有谋，善射。叔侄之间发生权力之争，反复三年，由于熊渠胆识超人，赢得

民心，稳操胜券地斗败了其叔熊奔，成功地继承了爵位，成为楚国第六代国君。我们叙述楚国的故事由此开篇……

第一回

楚熊渠演兵说阵 周夷王燃镬烹人

荆山脚下，烟尘缭绕；演兵场上，杀声震天。

站在中央木制指挥车上的熊渠身着战服，头戴铜盔，双目注视世子康熟练地挥舞令旗，他欣慰地笑了：“康儿果然已成大器。”他自己手中也有一面令旗，准备在发现熊康指挥有误时立即纠正，可今天从辰时头到巳时末，两个时辰的演练中根本没有使用，不如干脆卷起来插在指挥车的扶手上。少顷，只见熊康令旗一挥，鼓声停息，全场数千人马受命休阵。父子俩一边交谈着，一边走下指挥车，迈着雄健的步伐，朝如梯般的山坡上走去。

“父侯，孩儿今日指挥得当吗？”

“不错，不错。五军阵法就是这么演练。康儿呀，你是楚国的世子，也是储君，从小身体羸弱，父侯不盯着你操练，将来如何指挥三军啊！兵者假道，善于用兵之将帅不一定要亲自上阵。中原很多诸侯能身先士卒，力举千斤，但不会指挥千军万马，这只能说是匹夫之勇。你能这样指挥得当，我就放心了。”

“孩儿通过每日布局设阵，不仅悟出了一些指挥之道，饭量也增加了，以往我早上吃得少，今日早餐，一口气吃了三碗饭加一份蹄汤。”

“这才是好事嘛。几时能超过为父呀？哈哈，我吃饭比你多啊！不说了，你的将士们，正待我去讲阵法呢。”

山坡上绿草如茵。可谓是：万顷松杉翠，满山花果香。

熊渠有三子，长子康立为世子，次子红、三子执疵刚毅勇武，尤其是次子红，因左脸胎生一颗痣又名挚红，他从小好学，文武双全，在年青一代中显得出类拔萃。其他参加演兵的有卫冉、浮立等一批牙将，都是风华正茂的儿郎。

人们在草地上立正起来，等待国君说阵。

“今日五军阵法终于练成了，每人都有功劳。噢，哈哈！”爽朗大笑几

声之后，熊渠接着说：

“上阵杀敌的阵法，是老祖宗从打野兽那里学来的，知道吗？吾之开山祖高阳氏当年用的是三军阵打仗。何为三军阵呢？就是主将从正面进攻，副将从左右包抄，三人合击对方。你们想一想，人们打野兽不也是这样吗？三人合力固然有效，却有漏洞。譬如野兽，它掉头跑怎么办？人与人战亦是如此。为合歼敌人，不让他跑掉，后来就想出了四军、五军阵法。传至陆终老祖宗时，他有六个儿子，上阵时自己居中，六个儿子合围，叫七军阵法，也叫北斗七星阵。七个打一个，敌人跑不了。话是这么说呀，打起仗来千军万马，不是几个人打架啊，陆终传六子的七军阵没有成功，事情的要害是指挥不当。

“我们演的五军阵法是中心指挥四方合围。四方将士是看帅旗、用令旗来指挥进退攻守，左右配合。中军主将如果指挥不当，会让对方寻找缺口跑掉，有时还会自己人打自己人。在战场上杀红了眼的将士有时是以方位来辨别敌、我、友，看令旗行事，听鼓乐进退。今天的演阵很成功。”

说到这里，熊渠用赞许的目光瞥了世子康一眼。这时，只见山坡下有一骑快马的报子站在那里擦汗。报子是专门传递军情的人，国君正在演讲，不便随意闯入。熊渠心中有数，高声对报子说：“你有急事奏报吗？”报子回答：“是的，国君。”

熊渠从报子手中接过军情奏报，快速阅后告诉康及卫冉、浮立，“昨夜得到镐京传回来的消息，周孝王驾崩了，情况紧急，我们火速收兵回城。”

楚都丹阳宫中，文臣武将在此静候。

周孝王驾崩的消息是昨日天黑之后传到丹阳的，为了证实真伪，熊渠派数骑快马星夜赶往中原探听。熊渠夫人申后是申侯之妹，楚申两国关系兄弟一般。去探听的人赶回来说，周孝王驾崩属实，前朝周懿王之子姬燮已经即位，号周夷王。至午后，收到周夷王姬燮发往各诸侯的檄令圭牌，说是下个月的甲子日在镐京举行隆重庆典仪式。周天子发出檄令通常有两种类型，一种是军事行动的檄令称为急檄，另一种是向诸侯通报镐京发生了事变，称为通檄。通檄虽不像急檄那样必须按令行事，却含有试探性质，看诸侯们对周王室尊与不尊，以便决定对某个诸侯国采取征伐措施。

新天子登基，又决定了大典的时日，不是件小事，熊渠召集部属们连夜商讨对策。

“三年没有去镐京朝贡了。”上柱国将军熊达慢吞吞地说，“自昭王之变以后，我楚国固然有汉水为屏障，但为了发展，力避战祸，从穆王十年始，每年都要进京朝贡周天子一次，以示今后永不反周，近三年间因国内未能稳

定,把这件大事也丢在一边。新天子登基,用周人的话说,是日落日出,天上又换了一个太阳。这个新升起的太阳对楚国来说,是广施温暖呢,还是暴虐为灾?君侯,依老朽之见,楚国国君应当去镐京朝拜新登基的周夷王。”

令尹子苏接话说:“上柱国老将军的话不无道理。我楚国在诸侯国中不算强者,连像样的战车都没有几乘,国君手中的兵器仅是一张弓。周天子的王命固然是不可违,然三年没有去朝贡,周孝王也未敢涉汉水一步。依臣之浅见,此事可以以不变应万变,可以缓行。”

熊达笑问:“何以不变应万变?”

子苏答曰:“周夷王姬燮刚刚登基为天子,自己有许多事情忙着要办呢,哪有闲工夫和能力像周昭王当年那样兴兵伐楚呢?”

“依令尹之见,怎么知道他周夷王在忙着办别的事情?”

“老将军,上代周孝王是穆王之幼子,共王之弟。周孝王之前是周懿王,懿王是共王之子。也就是说,上代周孝王是以叔父身份取代侄儿王位的。当今周夷王又是懿王之子,那么,是叔伯兄弟之间传位了,不是夏以来的父传子,子传孙的家天下啊!”

子苏是文人,对周王朝的世系很熟悉,摇头晃脑地拉出一大堆老头子出来,谁是儿子,谁是老子,把在座的一些年轻人说糊涂了,引起哄堂大笑。

“别笑!”熊达声如洪钟,“令尹说的前代往事我都清楚,没错。令尹,你还没有说清怎样以不变应万变哩。”

子苏欠身说:“老将军,三年没朝贡和五年没朝贡区别不大。新登基的周夷王必然要整顿王室,巩固王权,天下诸侯也都拭目以待,看这一代的新天子有些什么动作、什么作为。我敢断言,周夷王在三五年之内不敢随意兴兵。就算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韪,任意动用武力伐楚,又有几个诸侯国能听他的号令呢?再说,我楚国经三年之努力,刚刚稳定下来,朝贡周天子又必是国君去,能让国君去冒这个险吗?不去,就是以不变应万变,看他周人能奈我何!”

令尹子苏的分析自有精辟之处,倘若国君熊渠去镐京有什么三长两短,后果不堪设想。熊渠有个习惯,在处理重大事务时总是让别人把理由摆出来,反复琢磨,再作决断,一旦确定,不可动摇。

顿时,全场鸦雀无声。

世子熊康打破沉寂,稳重而又严肃地说:“我以为,目前楚国的国力很弱,既无力与中原各诸侯抗衡,更无理由不尊王命。三年没有朝贡周天子,是因吾楚内部动乱,这些内情周天子并不知道,故应利用周夷王举行大典之机去朝贡加以陈述。只要能陈之以情,贡之以礼,是可以争得周夷王理解

的。然而，父侯是绝对不能离开丹阳的，康为世子，可代父侯进京朝贡。”

“兄长，国君不能去，世子也不能去，此行非我莫属。”

烛光中突然站起一位声如洪钟的七尺大汉，气宇轩昂，文雅翩翩，他就是公子挚红。

挚红说：“国君系天下之安危于一身，世子又是储君，而此次赴镐京，前程未卜，故而挚红愿意代父兄完成使命。”

为了表示诚恳之意，挚红抱拳罗圈一揖，在熊渠面前双膝跪下：“请父王答应孩儿请求”。

顿时，大家为挚红的坦诚和勇敢而肃然起敬。吟翁有诗句赞云：斯人可谓真君子，此事方为大智谋。

英雄出征，举国祝福；完成使命，义无反顾。原野上，两乘双马驾驭的车子，由十余名骑士簇拥着。前车上插有两面黄旗，一面绣有“楚”字，一面绣有“贡”字。车斗中用黄缎蒙着贡品，在今人看来是笑话，那时候楚国献给周天子的宝物共有三类：两大捆茅草，六麻袋石头，几十只野兽的脚。那茅草是献给周天子用来祭天用的圣物“苞茅”；石头是玉；兽足是熊掌。后一乘车子显示着楚国诸侯的身份，用帷幔围住四周，里面坐的是一位血气方刚的青年大汉，他便是公子挚红。十余名骑士雄赳赳气昂昂，由将军卫冉领着前行。

楚国的经济落后，山区耕作，衣食严重不足。军事力量更弱，主要是五行缺金。当时的金就是铜，制造战车和兵器要铜，楚国没有。这两乘半旧半新的车子，还是用粮食从别国换来的，主要是用来装点门面而已。

车马驰过一座荒丘，前方突然冒出一位麻衣大汉，当路抱拳而立。

卫冉纵马上前喝道：“尔系何人？竟敢挡驾楚国的贡车！”

麻衣大汉从容说道：“小人是申国世子门人，在这里等候，有急事要禀报楚侯熊渠。”

挚红从车厢揭帷跃下，行礼道：“吾是楚熊渠次子挚红，奉父侯和世子之命进镐京参加周天子夷王登基大典。尔是我舅的门客，有何凭据？”

“有的。”大汉随即从衣内拿出了申国的令牌。

那位门客说：“小人奉敝国世子之命，在这里挡驾，奉劝楚国君侯不要进京。”

“噫，此话怎讲？”

“挚红公子，据卑国世子探闻，新登基的周夷王姬燮要干一件巩固王权的大事，借楚国三年不进贡之由，欲在甲子日大典上纠合诸侯国兴兵伐楚。如果公子贸然进京，恐有不测。”

挚红全神贯注，继续倾听。

麻衣大汉又说：“王室公卿们知道申楚两国世代联姻，交谊甚厚，故前日还遣使者来我申国，规劝我国不要在大典中偏袒楚国，以免受到株连。敝国世子不便亲自前来，故命小人前来奉告。如果公子不信，就算小人这番话没有说。前程珍重吧，小人告退！”

麻衣大汉说完之后，飞奔而去，隐没在远处山林之中。

挚红素有处事沉着之风，目送麻衣大汉远去后，他双手叉腰踱起方步，不吭一声。过了一会儿，卫冉有些着急了，问道：“公子，是进，是退，请快作决断。”

挚红目光炯炯，望着前方，果断地说：“我相信令尹子苏在山坡上说的话，新王初登王位，不会轻易兴兵，你说呢，卫冉？”

“我也是这么想的。”

“我等已至中途，假若无功而返，当如何向国君、向世子、向国人交待？”

“公子的意思是——？”

“赴汤蹈火，义无反顾。”

挚红又上了那乘围有帷幔的马车，正襟危坐，命令车夫扬鞭启程。

周天子的都城建筑在渭水流域的沔水河中段，有沔京和镐京两座城廓。殷王帝辛时代，西伯侯姬昌从岐山迁往沔水河西岸，建城池，立官制，颇具规模。武王姬发伐纣灭殷，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三个奴隶制王朝。从战略考虑，就在沔水河东岸再建都城，形成两城一水之隔的风景画，谓是：二面山光照，一河水影清。西岸的旧都称为沔京，东岸的新都称为镐京。镐京也叫宗周。

周人是姬发始称武王的，对父亲、原西伯侯姬昌追谥为文王。

从武王的儿子成王姬诵登天子之位后，对祖宗的复杂世系作了一番定位。特意把沔京定为祖庙，供奉着先人的牌位。他们按辈分是：古公亶父，亶父的儿子季历，季历的儿子姬昌，姬昌的儿子姬发。四代祖宗牌位立于沔京祖庙正殿。其中有个小麻烦，因为古公亶父有三个儿子，季历是老三。老大泰伯、老二仲雍，按周公礼法是两位伯祖，而伯祖很早就带着自己的家眷南下汉水，奔赴江东去了。既然要立祖宗牌位，少不了两位伯祖。于是又设有旁殿。

镐京作为政治、文化中心，建制规模宏大。文献中说，京城方九里，每边列三门，城内纵横交错九条街道。前面是朝堂，后面是街市，王宫左右有社坛。可谓是气势宏伟，十分繁华。正是：依山傍水云中胜境，坐北朝南画里新城。

周夷王姬燮登天子之位后，择甲子日举行大型祭典活动，地点定在沔

京。因为那是祖庙，有祖宗的庇荫，一切都会成功的。早在一个月之前发出通檄的原因，是交通不便。特别是伯祖泰伯、仲雍后裔在江东太湖岸边的杨粤，骑快马跑个来回得用半个月时间。

王室内务司考虑到来京朝拜进贡的各路诸侯甚众，都有随从车马，便在汴京南郊搭起十里长棚，建立临时馆舍，一切临时设施如同一座繁华有序的街市。

挚红和卫冉押着贡车不顾疲劳，日夜兼程，终在甲子日的寅时尾卯时头赶到汴京了。天亮之时，王宫中传出了钟磬之声。各国的诸侯们接踵而至准备进宫。楚国的爵位低，挚红又不认识他们，无意去打招呼，讲礼节。急忙更衣净手，自己准备停当后，怀抱笏板和贡单，由天子御前大司乐手下的人引领进宫，卫冉则以随从身份带着贡品被另行安置。

庄严神圣的王室祖庙，气氛森严，三枋甬道，长达千步，数百武士，手持刀斧，头戴铜盔，身穿战甲，纹丝不动地站立在甬道两边。走进三枋，就是明堂大院，两边有几人高的漆黑色墙壁，各色旗幡在墙头上随风飘荡。墙角列四座烧着檀香的铜鼎，檀香的烟雾伴着晨风如轻纱般在空中飘忽，平添几分人神合一的色彩。坐北朝南的正殿就在九阶以上耸立着，并画有牛鬼蛇神之狰狞面目。最令人恐怖的是明堂正中由四根大木柱交叉横架一根梁，梁中吊起一个黑团团的大家伙，远看像个大鼎罐，其名叫镬，是用来煮活人用的，刑律上称烹刑。镬下的炭火红得像血，镬内装的油早已煮沸，冒出呛人的油烟，且有数十名高大粗壮的武士挺立在镬的周围。参加大典的人都必须从镬与武士中间走过去，明堂静得让人不寒而栗。

大典开始。

钟磬声过后，从正殿后面走出一位高冠龙服的中年男子，古铜色脸面，山羊胡须，两个下垂的眼袋有些臃肿。王宫内有专门的化妆师，用丝带把他前额的皮往上勒，使他的眉毛和眼角都上翘，精神就佯装出来了，此人就是周夷王姬燮。他入龙座之后，又走出一位面相奸险凶恶的年轻人站在夷王身后，他是夷王姬燮的儿子，名叫姬胡，也就是后来的暴君周厉王。王座背后，是神龛、锦帐、绶带、帷幔。王座前左侧，是大相、大祝、大卜；右侧，是大士、大宗、大宰。古文字中大就是太，太就是大。王室六大或曰六太，是内侍官。凡举行大典需要人高声喊口令，喊口令有两个人，叫大赞和小赞，站立三阶前沿。前沿两侧，还有乐队和数十名杀气腾腾的行刑武士。

九阶以下的明堂平地上，按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的爵位，诸侯们分列其次。地位高低不一，身份有文有武，仅凭服饰花色就让人眼花缭乱，服饰上的图案又分为文禽武兽。手中的牙笏，腰间的玉佩，头上的冠带，虽然很不和谐

统一，却也异彩纷呈，如同一道风景。如此场面，在其他地方是见不到的。楚国爵位很低，是五等爵位最后一等，称为子男，摯红只能列在左侧最后。周人为了尊重女性祖先姜嫄，讲究女右男左，右为上。左侧之后排地位最低。

隆重繁琐的周礼开始了！

“呜——”长号响过，鼓乐齐鸣。乐止。由大小二赞领头，领众诸侯们一齐唱起古老的《鹿鸣》之歌。其词曰：

呦呦鹿鸣，
食野之苹。
我有嘉宾，
鼓瑟吹笙。
吹笙鼓簧，
承筐是将。
人之好我，
示我周行。

这首歌词是周人在岐山发迹时所作，传诵不衰，被后人编入《诗经·小雅》中。

歌罢，大小二赞分别高叫，谓之唱。要拖出长音：“朝天子行稽首礼——跪！奏大乐——！”

锣鼓钟磬一齐响起，诸侯们个个神情庄重地一齐朝周天子双膝跪了下去。

“大乐止，奏小——乐——！”

洪亮的锣鼓声戛然息止，悦耳动听的丝竹管弦之声传开。大小二赞又唱了：

“一——叩——首！”

“再——叩——首！”

“三——叩——首！”

“兴——也！”

“跪——也！”

“四——叩——首……”

叩首，是跪拜之人以头触地表示臣服；兴，是唱赞人让跪拜之人站起，也表示对叩首人的祝福。兴和跪还很有讲究，以左脚上前半步，拉开前襟，右膝先跪为最佳动作。三跪三兴，三三九叩，是周礼中最庄重、最繁琐的礼节。

诸侯们三落三起，如同集体体操，颇为壮观。几个年迈的老者由于体力不支，只好歪歪斜斜地跪下去。

周礼的名堂很多，此为其中之一。周礼也是一种文化现象，时至今日，民间的祭祀活动就是它的传承。

行稽首大礼之后，接着是“三献”，也就是诸侯国对周天子进贡。贡品分为三类：一献子女玉帛；二献三牲祭品；三献美味佳肴。如果说是活着的人对死者进行“三献”，让死者的灵魂在另一个天地里享受活着的人的同等待遇，那是一种怀念，怎么说都可以。以社会等级制即活人贡献活人，则是不劳而获，荒淫无耻。这样的天下怎能不乱呢？从稽首礼到三献礼，整整持续了两个时辰，好戏才刚刚开锣。

大赞高声唱道：“乐——止！”

乐止之后，全场肃静。

大赞又唱：“吾王受命于天，作——诰！”

作诰，就是天子对诸侯作出某种训令或诰封。新天子登基，必有一番作为。只见姬嬖抖袖而立，故作威严地跨前一步，沙哑地高声唱道：“呜——乎——！”

再唱：“大降丧于周，四方淫乱，惟犬戎之亟！今唯民不定，未安于内。封！将天明威，戒于齐，司寇唯命，讼——也——！”

天子落座。

如果不认真阅读周王朝时代的文言文并做出一番考证，听起来硬是几句天书，像不懂英语又不带翻译和老外打交道，不知所云。可当时在场的诸侯们都听懂了，其中“将天明威，戒于齐，司寇唯命，讼——也——！”就是他命令管刑律的司寇对齐国国君做出审判。他今天要大开杀戒！

齐国是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五等爵位中最高的公班。当年开国元勋姜子牙功勋卓著，受封于山东半岛。至周夷王时，齐国的国君叫姜不辰，称齐哀公。自以为祖宗有功于周，位列公班的姜不辰在整个仪式中总是站在前排，三跪九叩时挥袍起舞，春风得意，没料到周天子一开口就叫司寇来诉讼自己，不知犯了什么大罪，气得额冒青筋，但又不得不上前三步跪下来听讼。

头戴平冠的司寇高声道：“王命承天，大会诸侯，重振周公礼法。当今天下，四方淫乱，犬戎入侵，外患不休。而诸侯国中，不尊王命者，莫过于齐哀公姜不辰！”

司寇又说：“姜不辰，尔为开国元勋姜子牙之后裔，位袭公，理应崇尚周礼，作出表率。现有纪侯告发，尔在位中大量制造战车利器，企图效法武庚反叛，罪大恶极。有何争辩？”

武庚，是前朝商纣王帝辛的儿子，周武王灭殷之后宽大为怀，赐武庚一方国土。可武庚后来反叛了，被周公旦所杀。司寇拿姜不辰去比武庚，就麻烦了。

姜不辰磕头如捣蒜，大叫“冤枉，冤枉！”

司寇厉声道：“我朝自文武定天下，周公制礼法，经成康之治，宇内一统。尔图谋不轨，反叛王室，有何冤枉？”

“臣该死。然所讼不实。”

“有何不实？”

“臣喜爱田猎，所造车辆皆为猎车，所谓利器也是田猎之器具，断无反叛之意。”

“否。齐哀公！”纪侯出班作证。

纪国国君很得意地抱笏出班，奏曰：“臣，启禀天子，姜不辰欺君罔上，臣这里有一张八骏图，就是齐国的战车样本。他姜不辰居然要乘八骏王辇，不是犯上作乱，又是什么？！”

真是反叛行为！乘八匹马拉的车子，普天之下只能周王天子一人，其他人都是不允许的。

姜不辰顿足嚷道：“诬陷，诬陷！纪侯与臣有私怨，故捏造事实来蒙骗天子。”

“哦，把你们之间的私怨说出来听听。”

“臣，臣有一女名菁姜，纪侯多次求婚臣未许。”

神圣的祖庙前居然节外生枝，怎么谈起女人之事。

周夷王姬燮勃然大怒，站立起来想说什么，司寇近身轻言道：“天子息怒，臣有办法。”

夷王落座后，司寇厉声问：“纪侯，真有其事吗？”

纪侯哆哆嗦嗦地说：“臣一时糊涂，想娶齐女充实内宫。”

“呸！”司寇大怒曰，“纪侯为了一个女人竟敢戏弄朝纲，去爵；贬为庶人！”

去爵，是削去一切品位，纪侯被武士押走了，后来成为奴隶。

司寇冷笑地对齐哀公说：“姜不辰呵，今日之事怪不了别人了。纪侯戏弄朝纲，已被贬为庶人。本司寇是孝王和夷王的两朝老臣，还不知道你的人吗？去年孝王命我赴你齐国选美女充实王宫，你推托说没有，今日又冒出一个女儿菁姜来。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。一切子女玉帛皆属王者。这话怎么说呀，嗯？”

“臣知罪。明日回国后用香车把小女送来镐京就是。”

“没有明日了。”

司寇嗓音突变，厉声呵斥：“齐国公姜不辰不知礼法，藐视朝纲。为了维护王权，施烹刑！武士行令。”

姜不辰欲张口申辩，被狼虎般的殿前武士用他的袍袖塞住了嘴巴。四名武士将他高举过头，走向明堂中央的沸油大镬，旋个圈儿，呼声口令，丢进了油镬。一柱浓浓青烟滚滚地冒了出来！

食人者曾有兽言，说人肉味是很香的，诸侯们闻到姜不辰被沸油煮炸的气味五内俱焚。因为周夷王这次大典不同寻常，下一个不知会轮到谁的头上。各路诸侯面面相觑。吟翁有诗句叹曰：虎穴难逃脱，龙潭易葬身。

第二回

杨粵公临危救命 楚公子落难终南

摯红随诸侯们走过三枋至明堂觐见，始终是低着头走路，以示臣服。他站的地方离油镬很近，熊熊的炭火烤得浑身发燥，额头上冒出汗珠，要是在家里早已脱掉上衣了，现在是站在天子脚下，不敢妄动。姜不辰被进油镬后，“噼噼啪啪”响个不停，有几点带肉的油污喷在脸上他也不敢抹掉，烫灼的疼痛如同自己被丢进油镬。真是气氛森森，灯火昏昏，汗珠串串，人脑噩噩。

厄运临头。

司寇高声嚷道：“楚子熊渠出班！”

莫非是他们看错了？贡单上分明写的是“楚侯熊渠次子红叩首”呀！不管怎样，司寇点到楚国之名，自己必须出班。摯红急忙按在丹阳学会的觐见天子礼节，笨拙地俯首抱笏，从后排起步，学着用方步踱到前排的九阶之下，向王座匍匐于地，“周王天子陛下，臣楚侯熊渠次子红叩见！”

古人在行觐见礼时十分讲究言辞的简练、准确。所谓笏，就是一块板子，有象牙制的，也有竹木制的，把所有要启奏的内容写在上面，以便临场时不至于惊慌说错。那种场合说错了一字一句，有时是要置人于死地的。

“一个次子！”后面有人议论讥笑了。

按周朝礼制，新任天子举行登基大典，诸侯国的国君如果因病不能来，必须是世子来觐见天子，熊渠竟然派一个次子来朝贡，无疑是对天子的最大不尊。过去与楚有怨的诸侯幸灾乐祸，与楚有交情的则为摯红捏一把汗。叹息一条年轻的生命不应该成为姜不辰第二。

司寇大喝：“熊渠次子，抬起头来！”

摯红跪地抬头。

司寇侧身对周夷王说：“臣稟天子，楚案重大，不比齐、纪二国。谨请天子亲自审裁。”

说完，司寇退在一旁。

诸侯们大都不知，周夷王登基之后，与近臣们分析了天下大势。周孝王在位十五年中连年战争不断，主要的对手是西方的犬戎。战争中胜少败多。姬燮作诰时说“犬戎之亟”指的就是这事。王室自己拥有的兵力并不强大，每遇战事，必纠合诸侯国的军事力量。然而，西周自“成康之治”以后王道日衰，各诸侯国自己发展自己的势力，对周王室的“诰命”、“檄令”都是采取应付态度。姬燮接下的姬辟芳的王朝是一个乱世，很难稳定局势。周夷王为了挽救日益衰败的王朝地位，准备在这次大典之后兴兵伐楚，通过攻伐来振兴朝纲。用油镬烹死齐哀公都是经过精心而周密的谋划的。

姬燮翻了一下臃肿的眼皮，冷冷一笑说：“孤王闻知小楚国的新任国君叫渠，对吗？”

熊是楚国贵族的尊称，至高无上的周天子不会尊称任何人。仍然跪倒在九阶之下的熊挚红，听到夷王天子的发问，冷静地先行大礼，从容不迫地答道：

“天子明鉴，臣的父侯叫渠，命臣挚红进京朝贡，祺颂大典。”

“你父侯怎么不赴大典呀？”

“臣父侯近来身体有恙，难以长途跋涉。”

“哦，世子呢？”

“禀天子，世子康在外地渔猎，臣父接到天子檄令时，唯恐延误，臣父侯才命臣代父兄来京朝贡。”

挚红这些对答都是早已想好的措词，没有什么纰漏。姬燮听后突然大声发笑：“嚯——哧哧——哈哈——”

自成王、康王的“成康之治”以后，由于周王日趋暴虐，王室日渐腐败。夷王一笑，令挚红的背脊又开始冒汗了。早闻父侯说，周天子发笑，诸侯遭殃，今日一笑，不知是福是祸。

在周夷王的笑声中，身边的太子姬胡手托如意上前两步，厉声道：“尔休得戏弄朝纲，尔楚国整日练兵，意欲何为？尔楚子自受封荆蛮之后，世世代代都对王室不满，多次与王室分庭抗礼，前朝的旧账，姑且不论。然而自渠为国君以来，日夜演兵，还提出什么筭路蓝缕，以启山林，尔楚准备何时出兵，先灭哪几个诸侯国呀？呔！”

“太子，误会，这是误会。”

“言谣于市，事出有因，何为误会？”

“容臣禀奏：自古知兵非好战。每个诸侯国都有自己的兵马维护国人安全。臣楚演兵，确有其事，要说去灭别的国家，想都不敢想，楚国贫穷众所

周知,保护自己还很艰难啊!”

“唔。”

“至于筭路蓝缕,以启山林,原是前两代人对臣祖熊绎艰苦精神的称颂,并非当代楚人有什么非分之想。更何况——”

“何况什么,说下去!”姬胡厉声喝问。

挚红理直气壮地说:“何况当年吾祖熊绎臣服于周,成王天子对先祖的艰苦创业精神曾大加赞赏。”

挚红说的话不假,所谓“筭路”,是用木头做的柴车,“蓝缕”(褴褛)是破衣裳,穿着破衣裳拉着柴车走出山林,不是艰苦又是什么?但是挚红的话触犯了当今天子和太子的虚荣和自尊。

太子姬胡大怒,高举手中碧绿色的如意,吼叫道:“放肆!抬出当年的成王,那就意味着当今天子不能明辨是非了,不是当面诋毁天庭吗?司寇——!”

“微臣在。”

“楚子红不知天高地厚,先处之,再议政,让他去和姜不辰做个伴儿!”

司寇怒宣:“天子恩威并施,楚子红不服王命,且咒且詈,诋毁天庭,十恶不赦!将楚子红施烹刑!”

四名行刑武士一齐上来,将挚红按倒。

忽然间听见有人高呼:“天子息怒,杨粤屈羽有事启奏!”

是谁有这么大的胆子敢公开阻挠天子行令?诸侯们一齐看去,此君头发无髻,额前脑后勒一根长巾,举手之际,手臂皮肤上的花纹可见。有人低声说:“噫,他是杨粤公屈羽!”

不料姬燮立即站起来,谦恭地说道:“呵,伯祖后裔,赐——座!”

侍卫立即拿一块蒲团请杨粤公屈羽坐下,姬燮如此厚待,究竟是何人呢?这就得从头说起。

自夏代禹王以来,王位世袭,父子相传。王者不管有几个儿子,死后必须是长子继承王位。长子若无后嗣,死后才由弟弟继承王位。若兄有儿子,很年幼,难以治理国家,弟弟继位又去世后,兄长的儿子成人,还得把王位转承给他。这种长幼序次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。周人的姬姓祖先是古公亶父,亶父有三子,即泰伯、仲雍、季历。而亶父见三子季历生的儿子姬昌聪明,欲日后传位于姬昌,无疑产生了权力之争。长子泰伯和次子仲雍为了避祸,自带部属远下江东去了。周成王时代要建祖庙,少不了两位伯祖,派人去江东寻找,泰伯、仲雍已去世多年,三传至周章。当年带出来的周人也早已和当地杨粤人断发文身,融合在一起了。使者劝周章回镐京去,恢复长子

后裔身份，周章笑着说：“祖父辈都为了避开王权之争，我为何再去争位。”于是，追封周章的食邑叫“吴”。当时没有正式立为吴国，人们还是称他们为杨粤人，称屈羽为杨粤公。直至现在，江苏太湖岸边还保存有泰伯、仲雍二墓。清代还立有两块碑，一碑曰“南国恭友”，一碑曰“让国同心”。

再说周夷王对屈羽如此恭谦，是因为按同一个家族的辈分，屈羽比姬燮长一辈；按周朝世袭礼制，今日在祖庙中主持庆典的人应该是屈羽而不是姬燮。姬燮能不起身赐座吗？屈羽提前几天就来镐京了，王室为他举行了盛大家宴。

屈羽落座后立即起身再拜道：“承祖宗福荫，泽及江东，只是远离故土，未能供奉祖庙于汴都，捍卫朝纲于阵前，惭愧之极，惭愧之极！”

姬燮接过话题问道：“伯祖后裔，怀仁辅义，是天地人神可鉴的，不知君侯今日为何阻挠孤王行令？孤王行令亦是捍卫祖庙的神威呀，祖庙上供奉的神灵，是孤王的祖先，亦是君侯的祖先，本是同脉连枝，君侯为楚说情，真是匪夷所思，匪夷所思呀！”

见姬燮一副不可理喻的神情，屈羽躬身说道：“为社稷之康宁，今日臣斗胆陈言，对各路诸侯，应当不分同族异族，一视同仁。刚才严惩姜不辰，是姜不辰违抗了前朝王命。楚子则不同，楚国臣服于周，楚公子挚红所言也属实。筭路蓝缕，以启山林，前王作了褒奖，今朝不作认定，如何面对祖庙神龛？”

姬燮父子瞪眼说不出话来，屈羽的话分量很重。可不是吗，既唱鹿鸣之歌，又在祖庙内开典，在处理诸侯问题上又推翻了祖宗的礼制，岂不是自毁社稷？换言之，不尊重周王朝的人不是楚国，而是当今天子自己！

一些与楚国有交往的诸侯国开始不敢讲话，因杨粤公屈羽出面评理，胆子也大了起来。申侯便是其中之一，熊渠的夫人是他的胞妹，挚红是他的外甥，他曾事先派人在半路上劝阻挚红进京，挚红不听劝阻来了，为了避免株连，不敢讲话，连眼光都不敢碰一下。眼下，见机会来了，他想出面圆通一下，既救挚红，又为天子顾个面子。

申侯出班拜道：“王命大如天，臣等不敢不服。臣以为杨粤公的话说得很有道理。据臣所知，一个诸侯国若企图称霸，恃强欺弱，必有狼子野心。然楚在荆蛮唯实唯贤，甚得江汉间民和，备受邻国礼赞，但楚国三年不来朝贡，也确实是对王室不尊。臣——”

太子姬胡听得不耐烦了。大吼道：“臣什么呀，臣？”面对杨粤公，早已窝了一肚子火的太子不敢吱声，现在见申侯又来帮腔，终于按捺不住，大声呵斥。